



# 乱世佳人

李伟●著

# 苏青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文化名人  
传记丛书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 乱世佳人

# 苏青

李伟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佳人——苏青/李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6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80622-676-1

I. 乱... II. 李... III. 苏青-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3730号

\*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

**乱世佳人 —— 苏青**

李伟 著

- 
- 责任编辑  郑晓方  
技术编辑  吴 放  
封面设计  柯国富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8.375  
出版日期  2001年6月第一版 200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书 号  ISBN 7-80622-676-1/I·160
- 
- 定 价  16.80元



苏青



《宇宙风》是多次发表苏青作品的刊物



《古今》这本散文半月刊常发表苏青作品



《论语》——苏青发表处女作的刊物



《小天地》，周班公主编，由天地出版社出版，于1944年8月创刊。是《天地》的姊妹刊。



年青时的苏青



苏青创办并主编的刊物《天地》，1943年10月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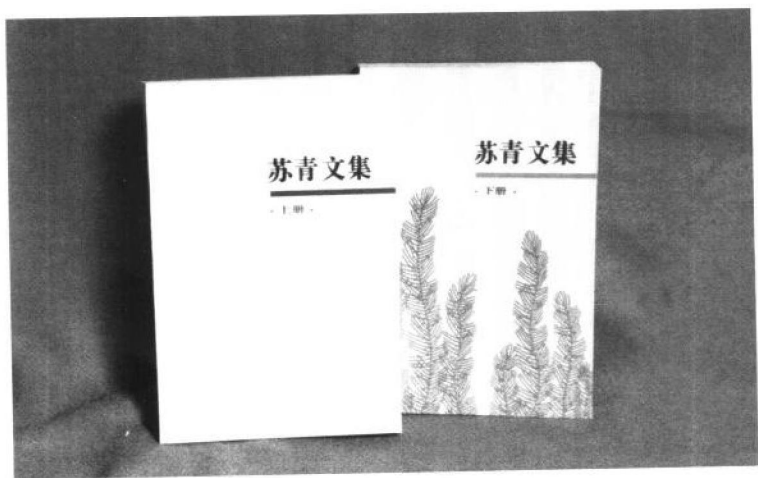
1945年天地出版社出版苏青《寿》的封面



晚年的苏青



(左) 苏青成名作《结婚十年》，首版由苏青自办的天地出版社出版。  
(右) 1947年四海出版社出版苏青《结婚十年》的封面



《苏青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 扉页题辞

镜子上端的一盏灯，强烈的青绿的光正照在她脸上，下面衬着宽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憧憧的，更显明地看见她的脸，有一点惨白。她难得有这样静静立着，端相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我想到“乱世佳人”。

张爱玲——《我看苏青》



## 序 章

### 拨去迷雾看苏青

……即使从最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文章的价值，就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

——张爱玲

#### 1

1945年早春的一个黄昏。

张爱玲送走了客人苏青。

她独自一人站在常德公寓<sup>①</sup>6楼的阳台上。她住在这里。纵目远眺的她，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

大块胭脂红，她先当是玻璃窗上的落日反光，再一细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月亮冉冉上升，她的心却慢慢下沉，心底在喃喃自语：“‘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sup>②</sup>

她这心灵独白，本想找机会说给苏青听。她想象到玩世的苏青，会用世故的眼神微笑地看着她：“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sup>③</sup>

应该说，张爱玲这一身世感叹是先验的，大有未卜先知的意味。后来命运给她们的安排是：“一个走出国门飘流瀚海，一个锁入牢门关死为止。”<sup>④</sup>不过这位台湾作家的论断需要补充和更正。1995年中秋之夜，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里孤独死去，静静地躺在地毯上，多天后才被人发觉。苏青早于张爱玲13年，1982年12月7日，口吐鲜血踏上人生不归路。她并非关死在牢里。

两位女作家，一双女友，寂寞凄凉，殊途同归。

张爱玲的预感成为事实。

## 2

人的升沉通达、得失荣辱，在一张巨大的命运之网里。

公元1937年11月，上海抗战失利，抗日军队撤出上海，中国地界旋为日寇侵占，英法租界成为“孤岛”。有三、四年时间，“孤岛”一度出现畸形繁荣，文学亦然。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得手，太平洋战争开始，上海全部沦陷，“孤岛”不复存在。日寇和汪伪这两只魔手，大肆扼杀进步文化。上海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生活、良友等大书店均被查封接管。进步的报纸期刊被迫停刊。夏丏尊、许广平、陆蠡、柯灵等进步作家，先后被宪兵队逮捕。其余的作家四处奔散。留在上海坚守岗位的进步作家为数寥寥而又有力无处使。

长夜漫漫，文坛荒芜寂寞，就在这水土极不相宜的时候，谁都不指望文学园地会开出什么奇花异卉。然而奇迹发生了。

张爱玲(1921—1995)与苏青(1914—1982)突然像两颗亮星辉耀于文坛。

张爱玲这个贵族后裔的女性，以《沉香屑：第一炉香》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一炮而红。以后又以《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琉璃瓦》、《心经》等小说，以及一篇篇清雅脱俗的散文，震动上海文坛。正如当年傅雷所说：“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

苏青，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式女学生”，具备着传统女性所没有的审视能力和描述能力，一开始就以探求女性存在意义的一系列散文引人注目，特别是那篇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移动逗号，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散文，更是惊世骇俗，一时广为传扬。以后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的出版，更为她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在极度苦闷与极度窒息的时代，苏青以她的作品勇敢地表露女性的心声。

张爱玲与苏青先后登上文坛，又很快攀上灿烂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除内在的天才般的创作禀赋外，实也有特殊

的机遇。在日本人和汪精卫严密控制下的文网内，高张民族意识的新文学自难生存，即使往昔的“鸳鸯蝴蝶派”也难以死灰复燃，这样，表现女性情爱与生活细节的作品就有拓展的空间。从更深层次来说，在战争的年头，脆弱的人的生命朝不保夕，真如同蜉蝣。因此当时的人们，不仅有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下，个体生命意识进入文学的最前沿，并得到一次历史性的凸现，张爱玲和苏青就有了很好的机遇，也使她们的作品有了特殊的价值。

然而“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张爱玲和苏青的辉煌鼎盛，只有短短的数年。一到抗战胜利，随即进入内战，进步的文学成为斗争的武器。张爱玲与苏青的作品与斗争无缘，即使她们有心栽花，也开不出奇葩了。

### 3、

张爱玲的“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苏青的“大概是艺术”，终于在1949年后得到应验。

张爱玲自知不适应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1952年以复学为名去了香港，以后又辗转去了美国，40年飘流异乡，孤寂死去。

携家挈口的苏青，自然不能作远方游（她压根儿没有此想），过了30余年坎坎坷坷的生活，最终默默地死去。

生前，张爱玲与苏青曾同享盛名，被誉为“孤岛”文艺的两朵奇葩与两颗亮星；死后，两人的遭际却大不相同。

原本被人遗忘的张爱玲，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在他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了42页篇幅盛赞

张爱玲的创作，接着又有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陈若曦等名作家随之响应，海外形成“张爱玲热”。在她生身之地的中国大陆，1984年柯灵先生的一篇《遥祭张爱玲》开其端，同样形成了“张热”。张爱玲的著作不胫而走，研究她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她的作品还以电影与电视等文艺形式传播。历史终于给张爱玲合理的评价。

然而苏青在相当长的时期，却寂寂无名，甚至她的生死都无人知道。这真像一泓死水，连一点涟漪都没有泛起。

莫非苏青徒有虚名？

她的著作有一长列，单以她的小说《结婚十年》而言，1949年以前就印行了36版。这就可见小说的艺术魅力了。要不，哪有如此多的读者呢？

张爱玲是不轻易赞许人的，她却非常器重苏青，她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sup>⑤</sup>

张爱玲的话是公允的，并非违心之论。

#### 4

苏青之不被人理解，按实说来，主要是她身上的两重迷雾。

一重是性的迷雾。

“苏青当时是以‘性贩子’著称的，她的作品大部分内容是

写男女性爱的。”还有类似的说法，把她的小说《结婚十年》指为大胆暴露了床帏之隐。

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有些人是以耳代目，有些人是故意以讹传讹。这正如鲁迅所抨击的某种国民劣根性：“一见短袖子，立刻想起白臂膀，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sup>⑥</sup>女作家写的作品，又是写的结婚，于是推断出一定有色情描写。

苏青所有的作品昭昭在目，哪有什么色情描写。其实比之当今有些前卫作家，写到男女做爱，真是绘形绘色，淋漓尽致。苏青望尘莫及。

为着消除这种误解，当年苏青就有所说明：

于是有人称我为“大胆女作家”，这在我并不以为耻，却只觉得在事实上未免愧不敢当。……至于《结婚十年》呢？所叙述的事根本是合乎周公之礼的，恋爱、结婚、养孩子都是一条直线的正常的人生道路，既没有变态行为，更不敢描写秽亵。骂《结婚十年》的人大概是读了觉得尚不够胃口，因此索性装出一副怪正经的面孔来指斥，仿佛自己真是连这些坦白都不能忍受似的，其实假如他看了真正诲淫的《屋顶摸蟹记》、《夜探咸肉庄》之类的小册子，恐怕便闷声不响自个儿咀嚼着滋味便算了，哪里敢说曾看过这样下流的书？又哪里还肯把这些秽语朗朗骂出嘴来？<sup>⑦</sup>

事情确实是这样，如果以一颗平常的心来阅读苏青的作品，是看不到有什么越轨描写的。

第二重迷雾是她在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后的种种表现：在敌伪办的报纸上发文章，自己办刊物（《天地》），任上海

伪市政府职员。这些经历都为世人所诟病。

就发文章这一点而言,张爱玲也同样被人指责过。

中南财大古远清教授曾这样说:“我们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而应注重本质,即主要看其发表作品的内容是否有鼓吹日军侵略有理,或诋毁中国人民抗日行动的内容。”“我个人认为不仅不能以在敌伪报刊上发表作品与否判定文化汉奸的证据,而且不能把凡在敌伪机构任过职的人都看作是汉奸。在敌伪机关任职,一般说来是敌我不分、正义观点沦落的表现,但对此要具体分析……”<sup>⑧</sup>这番话移用于苏青,似乎同样合适。

苏青在《续结婚十年》的代序中有过一番自白:

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sup>⑨</sup>

至于苏青是否任伪职,她在《续结婚十年》里有所写及。她收过金钱馈赠(曾想送还,但后来收了),在陈公博身边任过职务,后来还是去当职业文人。

台湾有位烛微先生曾撰文说:“她所叙述的一切坦白而直率,却可使人对她有充分的了解,也可使人对当时的上海混乱环境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平心而论,苏青在敌伪控制的地区‘卖文为生’,但并未参加伪组织,所写的东西,也与政治无

关,政府有关单位,胜利后也并未正式对她进行调查,或者提出检举,因之各方对她的攻击,未免有点过分。”<sup>⑩</sup>烛微先生所说有事实可以佐证,抗战胜利后在大肃奸中,当时的司法机关并未把她视为汉奸逮捕归案,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她更换姓名编副刊,因她自己拒绝未成事实。她在本世纪50年代的入狱,是被作为“胡风分子”(与贾植芳通信受株连),完全与任伪职无关,后来还得到平反。

## 5

苏青毕竟存在过,她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历史总会得出公允的评价。

1953年香港《大成》杂志,发表怀念苏青的专文。1988年旅美作家喻丽清女士把苏青的《浣锦集》、《饮食男女》、《逝水集》三个散文集汇编成《苏青散文》一书,由台湾“五四”书店出版。以后纪念苏青的文章陆续散见于台湾的《世界日报》和美国的华文报纸。

苏青重新进入人们的阅读领域,国内较之港台与海外相对滞后。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1991年发于《随笔》杂志的一篇《一个女作家的沉浮》,作者是《文汇报》的资深记者谢蔚明先生。在他笔下,苏青晚年寂寞凄凉,诸病缠身,身后萧条,读来催人泪下。后据谢老亲自告诉笔者,他与苏青的次女李崇美有过一段短期的婚史,故对苏青知之甚详。嗣后笔者继谢老之后,也写了《不应该被遗忘的“孤岛”女作家苏青》,发于《民国春秋》杂志。

苏青的著作重新问世了。先是几家出版社重印她的《结婚十年》。接着上海书店出版社更有大的动作,出版了非常完



备的《苏青文集》。

“往深处看，往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

笔者想起柯灵先生说张爱玲的这句话。

- 
- ① 常德公寓，当年张爱玲寓所，位于上海静安寺路和赫德路（现南京西路和常德路）的交叉口。
- ②③⑤ 张爱玲：《我看苏青》。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 ④ 1955年9月21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木心文。
- ⑥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 ⑦ 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原载1945年1月《天地》，第15、16期合刊。
- ⑧ 古远清：《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收入《今日名流丛书·文人雅士》第264—265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⑨ 苏青：《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
- ⑩ 1987年2月台湾《世界日报》。